

清 脚

夜 氣

錄 集



脚

氣

集

車若水 著

中
華
書
局

脚氣集卷之上

天台車若水清臣著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磨磨塵垢。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托儒爲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夫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爲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管晏。陋霸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其擯按諸侯爲此事。反不肯做齊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爲諸侯。尙皆待有王命。其間要霸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曾不知是箇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殷周以來如此。不足怪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游說之士無不向上稱說。尙以王爲下。而欲爲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孟子嘗說好貨好色事。乘時君之趨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卽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箇長上。家家有箇長上。此時終不勝滅周而改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理便在此了。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興周。周便可爲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與他較。待其仁義之說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作新件件蟬蛻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句。曰。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又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自晉承曹魏之後。逕邇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二百年無公論。二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此

諸葛孔明北海之徒。每遭誡議。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璋事。埋沒來歷。後又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勉爲守於台。與陳文逸民飲玉霄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注喧嘩。姑避之。尋常事至而應。不要先有心。靖一作清。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真。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爲之。其文辭甚可見。晦菴乃以爲琰作。何也。載之楚詞。

堯典克明峻德。孔氏注以爲賢俊。大學克明俊德。康成以爲大德。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見。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譏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故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谄諂。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有誅褒妲。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桑中等篇。朱子詩傳之說已當。先曾與東萊議論。東萊力以爲詩人所刺。晦菴辨之不信也。先祖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於三百篇。則邪詩之說。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打獵齋文字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目。然其所見乃晦與文公合。其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爲戒。如重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於後世。

故不得已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爲邪詩。周道衰，綱常敗，敗淫靡，胥淪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夫子刪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一作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室家之簡冊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於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又文公不盡信小敍，先祖亦謂小敍爲漢人專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杞云：東萊以桑中溱洧爲刺淫奔之詩，婺州若有人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此語又簡而明矣。

家語雖僞，雜揉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遠，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職此句必有闕文，大戴禮記亦有文，不同哀一作哀。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今

儀禮士冠禮大略正同。儀禮久不出，卽此可證爲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卽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錄，亂說自有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僞。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卻將天子服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謙字節卿

任重而道遠，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任重謂仁以爲己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爲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卻作去聲。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追隨。得坐且終日。所以見春去。亦不甚愛惜。子甚詠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訪予。出其先公詩八句云。幽棲纔一室。意足便爲安。片石星霜老。入牕風月寒。已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清夜誰同語。橫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今人只識花言綉語。便相傳諷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遇人欲之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此說是矣。又曰。罪孔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此語非也。聖人豈顧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說後聖。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容不罪。罪至於後聖。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齋作年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涉忌諱。此說不然。汲冢書所謂舜囚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有箇輕薄子。如劉知幾者。出來與之敷演。雖曰無傷於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若當時見劉伯幾許多說話。豈不更無籍耶。

東坡云。夫畫竹必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疾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鶻起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畫竹。

天地本黑也。以日爲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則復黑。日遠則復寒矣。而一作爲

胡氏謂周之至德。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武王十二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無廣周於

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此語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心歸之也。豈割據之比乎。戡黎勝之而已。伐崇降之而已。非關地也。大會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果歸周之多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振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外一本無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于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振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振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振苗之戒爲重。掉了告子真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求不動心之法。自以爲善也。孟子則不然。不得於言。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誠。淫邪遁。開口便覺。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不足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氣浩。然視告子之區區護此氣。而不敢動者。又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緊。在必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者也。大段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振苗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苗草相亂。將見草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振乎。告子不肯做。必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義果然。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爲全不是。但以義爲外。不會於知格上。下工夫。不得於言。未嘗求之於心。不思義理在心。卻待於應接處。聽道理見成。自從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事。是欲義自外來襲而取之也。既無集義。不知自反。直與不

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但人之蔽陷離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誠淫邪逆亦不自覺矣。此二章是西癸八月所書今錄于此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爾而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於哲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其所言雖不讓。卻是眞實。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見夫子哂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求赤皆退讓。卻因見子路被哂後如此。到底子路是眞。斯言尤爲著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義之氣

友人王賁字蘊文。今之隱君子也。今亡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歟。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皙之問。此語確然可信。曾皙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之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獸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出來自惜。六月壬子出征。以匡王國。壬子出征。以佐天子。子曰也。王命也。左傳載楚自克庸以來。其君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卽此于字。三十里則是語助。

自漢高祖自爲新樂。於是二南雅頌不復有人習。惟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義。古音浸亡。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卽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鳴尙存。至晉而鹿鳴亡矣。只

有文在方冊中。無其聲矣。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無一人游手。無一人失業。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尙焉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逕。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亡國之音。與興國自別。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不同。顏子自反而縮也不往。

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有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麵料。百需皆備。謂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忌心。此等風俗可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將堯舜來證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言乎。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世子是慊愧了。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於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始以城郭溝池爲固。禮義爲紀。禹湯以後六君子。皆由於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禮義。鴻蒙之世。人未甚覺知。伏羲堯舜有作。天敘天秩。始渙然於天地之間。後來六君子因修而用之。豈曰大道既隱。方將禮義出來用。且與城郭溝池並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太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誠有之。而謂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皆作一箇籠統則亦未必然

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勅之斯和便是堯舜氣象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
以死便是堯舜之民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虛孽善
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
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
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
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因
而遂以爲聖人之言耳二王後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有僭則杞用夷禮漸習鄆
陋宋以桑林享晉侯桑林殷天子之樂荀彘以爲非禮之罪猶有鬼神宋宜當之見得是宋自僭又見得
宋不當僭又見得非宋所常用杞宋之郊無明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既喪師後如何又配帝

春秋時吳越分界自在今日嘉興之境春秋於越敗吳于雋里雋里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是越地
錢投子行於江何曾是錢塘今乃謂湖頭爲子胥怒潮吳山祀子胥王不安正荆公碑亦說錯五代僧錢
謙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不知界至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集註云：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痛苦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黑水逾河而至于南海，濟逾河而溢于滎，後世都無異論，是有此理。

禹貢載四海九州無限路程，不誤一字。孟子說兩句，便有一句誤，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時淮未曾通江，後來吳王開邗溝，然後通江，紀載與議論不同，議論得實固好，若誤些少，不以文害辭，主意不在此句，紀則不可。

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爲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又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查滓，本草謂其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喫貴物，伊川先生云：春秋所書事同則辭同，然有事同而辭異，書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真至言也。此說自衛州吁發。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詩人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知，知之次也。此意甚分明，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復又下擇字。多見而識之。不復又下擇其善者四字。自是作文之法。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不必更說道字。古人文字。如此甚多。

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篇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寶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勤甚。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亡。將周禮舊本。再一證作一本之。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此說痛快。但冬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此在某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凡夫。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爲人。偶得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爲此說之累多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書傳以爲建寅之月。張主一春秋傳引書敍一月戊午。以爲建子之月。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主一乃以爲非。卻又云。天統建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正不必如此巧說。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又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宜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官官宮妾之時。

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茶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荼苦。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茶。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茶也。茶之麓者是爲茗。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讀之使人失笑。喪欲速貧。死息速朽。不成說話。死不欲速朽。亦不成說話。

周禮亂失。旣以司空土地之事屬地官。且并掌染角人羽人掌葛諸職。皆強附之。若果如此。其褻掌邦教也。又甚矣。尙可爲之說。曰富而教之。此何爲者耶。

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橫渠先生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事之善惡。人之靈。未嘗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謀之鬼神。其假爾太筮有常之時。亦須囁嚅。

唐小說載。隋煬帝昏淫狂肆。恍惚見陳後主曰。每憶與張麗華。憑臨春館。作壁月詞。未終。而韓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謂君致治堯舜之上。今日還此佚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莫管此說真僞。真是問得好。然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之所不容。陳後主之鬼。依然未識大處。

百物勞動之後。須有安息之時。故曰朝以訪問。晝以聽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豈特人哉。精神會有倦時。予家側有鷓鴣來巢。母子相呼。其聲喋喋。無夜無晝。何其健也。百鳥皆不然。

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戴良

嫁女。練裳布裙。一本作被。竹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

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亦不失理。然則專學精到者。亦有誤看邪。

載師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也。所教切。家田一亦作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爲九。而以財賄爲歛。與助徹之法迥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惑於前面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爲田制也。予嘗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爲十二。是周人廢夏商之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爲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廩之制也。國之園廩。邦中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廩。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甸相承。上旣言國。故園廩不言國。上旣言園廩。故甸稍縣都不言園廩也。其曰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卽此見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稅一。是二甸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予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

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詩云。花上盈盈人不歸。巢下纂纂實已垂。尋思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冰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後來

改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鳥反哺兒。乃不如元作。

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無道。不知者乃以爲復讐。乃以爲孝。衛人殺子路。送殯於孔子。禮記亂道。

春王正月。天統是春之說。予嘗以語華翁。華翁亦以爲未穩。謂亦嘗疑之。其書云。集註可取處多。未可以一條傷巧而悉棄之也。春王正月。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亦不能無可疑。曰假日立。是夫子獨見。援筆以改之也。名曰春秋。畢竟具四時以春爲首。不應如秦史以冬爲首也。若夫子假春以立義。則魯史舊文宜如何寫。七月之詩。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見得殷以前未嘗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證。多於周書見之。安知周家之曆。不以子月爲春正月。如春秋之文耶。華翁此說。亦有思量。但周書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三月之類。並不曾以時冠月。汲冢竹書文字之最古者。雖戰國策士。誣先王以誘時君。然不可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年。有月。則書月。他是寅正寫時爲順。尙且如此。何況建子不是春。乃寫箇春字。非史氏職分所敢也。此一字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云天時正月王正。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字。而聖人改爲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何不可。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卽位之初。而汲汲以

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主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字。由衷之信。魯邦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卻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公羊及者何。與也。此說是及。猶汲汲也。便不是。穀梁及者內爲志。亦不是。故劉氏曰。及。齊魯侯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爲志耶。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天爲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如此平看。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周禮蠲氏掌去龍醢。焚牡菊以殺之。又曰。以其煙被水。則水蟲無聲。是惡其聲之聒人。有甚害處。似乎前後數官。皆是後來方術。此處不可曉。林少頤謂狸歌之愈鼠。雞肋之已止也。痿膏之殺魚鰲。荆之中蠟壤。漆以蟹。浣錫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剛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知賢一作變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爲也。然聖人不應爲蝦蟆聲鬧。特爲置官。周禮此處甚多。

葉水心闢繁辭得崇高莫大乎富貴一句。以爲奇貨。屢屢言之。謂爲語言大病。若據說亦似惑人。崇高莫大乎富貴。有甚怪異。辨上下定民志。天大地大。王亦大。富貴極於君。崇高莫大於君。初非異說。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癡守一句。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之緒餘。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搏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

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是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文謂滄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滄山撥云無火。百文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以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是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着之人。捏令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維持。亦定坐禪不成也。曾子問禮於孔子。如此其細密。如檀弓所載。乃件件不如子游。記禮者但欲尊崇禮家。借曾子之大名而抑之久。借子游之名而入於禮家。且未小歛則謁喪。此是當時之禮。閭巷之人亦能之。何足以譽子游。至於主人既祖。特敬曾子之來。反愜而受吊。雖世俗亦知其不可也。

程子令人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意。恐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

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略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實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反好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實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護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